

無敵劍客

吉龍 著

無敵劍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因为这里并没有外人来，展玄自信这种判断十分正确，心想既是胡老头和冬梅都能走的路，我为什么又不能走？

他一面走一面想，眼前大山挡路，展玄费了好半天力气才从小路爬了上去。

登到高处一望，他刚才出来的地方正被一片迷茫烟雾所淹没，甚至连一点翠绿影子都看不到了。

展玄大为惊奇，心想：“这里有些古怪，我还是赶快回去，少时不要迷失道路了。”

心念方动，忽听一阵说话声传入耳鼓。

只听一人道：“老大，你那东西准备得怎么样了？”

老大道：“早已大功告成！”

早先那人道：“那咱们可以发动啦！”

老大道：“不，咱们还得等候命令！”

展玄心想，他们发动什么？又要等谁的命令？他直觉声音是在右侧山中响起，便慢慢走了过去，谁知一听，声音又没有了。

展玄心中大奇，暗暗想我走路走得很轻，莫非就被他俩发现了？沉思有顷，忽然听得声音又在身后响起。

展玄大惑不解，转过身去，却连什么也看不见。

只听老大说道：“老二，那活儿实在长得不错，任何人见了，也难免会动心！”

老二哈哈大笑道：“武皇看中的人哪会有错，别说那活儿，就是她身边那四名使女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老大道：“老二，武皇不是说要把大本营建筑在这里的

腿罢了！”

展玄笑道：“你也许跑的太累了，还是好好休息一会吧！”

手掌一起，亦自拍了那人穴道。

展玄悄悄向前移动着，那儿有处洞穴，那洞穴刚刚可容纳一个人进去，展玄等了一会，未见人出来，便走了进去。

洞中甚黑，不远处似乎有灯亮着，展玄正要跨进，忽然看见两条长长的影子从灯光下倒拖而出！

展玄知道有人来了，一吸真气，人已紧紧贴在洞壁上，时过不久，只见两人一前一后走了出来。

前面那人道：“他妈的，在这里执行任务算是倒了八辈子霉，要吃的，吃不好，要玩的，又没有女人，实在枯燥无味。”

后面那人道：“是啊，这里眼睁睁放着五个女人，偏是皇上不许咱们动，老子真有点饿慌啦！”

前面那人又道：“老赵，咱俩想个法子好不好？”

老赵问道：“想个什么法子？”

前面那人道：“那几个妞儿每天不是都要出来巡逻吗？”

老赵道：“是呀！”

前面那个人笑道：“这不就是法子吗？哪一天，当她们出来巡逻的时候，咱俩伏在暗处，乘机抓一个来受用如何？”

老赵道：“听说这些妞儿武功都不错，我怕咱们偷鸡不着反蚀了一把米。”

前面那一个人道：“你真笨，她们人多时，咱们不必动手，当她们人少之时再动手，就凭你我能耐，难道对付一个也不成吗？”

老赵想了一想，道：“有理！”

两人一面说一面向前走，这时已走到展玄脚下，展玄待他俩刚刚走过，蓦然从上面翻下，双足猛然一踢，两人闷哼一声，仰天栽倒于地。

展玄笑道：“你两个到阎王那里风流去吧！”

他把那两人拖到暗处，然后继续向前走去。

这时山洞的道路已宽了许多，又走了一会。眼前忽然现出两条路，左面一条有灯，右面一条却没有灯。

展玄心想：“我该往哪条路走呢？”

在任何人来说，似乎都别无选择地往有灯之处走去，展玄自然也不例外，他仔细考虑了一下，终于向右面有灯光之处走去。

还没有走出多远，他忽然发现情形有些不对，原来就在这这时，道路已尽，再也无路可以通行。

展玄怔了怔，心想：“我走错路了，难道该往右面走吗？”

他转身一望，哪知不望还好，一望之下，顿时为之大吃一惊。

原来回路亦已断绝，而且任他仔细搜寻，根本就没看到一条路，他立刻想起武皇府的情景，不禁冷汗涔涔流下。

他站在那发呆，忽听一人冷声道：“小子，你是什么人？”

声音苍老，似是那老二曹足的声音。

在这电光石火刹那之间，展玄脑中也不知打了多少转？心想他既不知道我是谁？我何不冒充一下？

念头一闪，便道：“在下奉皇上之命前来！”

曹足哼道：“胡说，既是自家人，怎么不知此洞走法？”

展玄道：“在下临行匆匆，忘了问路！”

曹足道：“那你也该问问门口的人！”

展玄道：“在下便是问的门口老郭，是他告诉在下见灯便走，所以在下才会走到这里！”

他刚才在外知道有一个人叫老郭，所以胡乱扯了出来，谁知曹足居然相信了，曹足正要告诉他怎么走法，忽听曹石叫道：“老二，且慢！”

曹足道：“什么事？”曹石道：“你就相信他的话了吗？”

曹足道：“这里十分秘密，除了皇上派来的人之外，我想别人不可能知道这里！”

曹石笑道：“话虽不错，但你也该看看，这小子像不像是跑腿的人？”

曹足心中一动，道：“不错，这小子一点也不像。”

曹石道：“也许你会说，以貌取人，失之子规，我们不妨问问他，皇上身边共有几名传送命令之人？”

展玄一听，不由暗叫一声“糟啦！”

曹足大叫道：“小子听见了吗？皇上身边共有几名传送命令之人？”

展玄咬了咬牙，暗想事已至此，管他这么多，于是胡乱应道：“共有三个，现在连我四个！”

曹足道：“他说对了！”

曹石冷笑道：“别忙，还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他！”

曹足道：“老大，你问他便了！”

曹石高声道：“小子听清楚了，老大问你，其他三个都叫什么名字？”

展玄不禁一呆，半晌答不上话来。

曹石哈哈笑道：“老二，瞧见了，这小子露出马脚啦！”

曹足道：“还是老大来的仔细，小弟十分佩服！”

展玄叫道：“佩服个屁，你们知道什么？以前三个都换了，你们知道吗？”

曹石怔道：“那咱们兄弟为何都没有接到通知？”

展玄冷笑道：“在下是来干什么的？”

曹石道：“你可是来通知咱们的？”

展玄道：“不错！”

曹石问道：“通知何在？”

展玄道：“口头通知！”

曹氏兄弟一听，都不由怔了一怔。

要知道武皇这人十分怪僻，有时传达命令用书面，有时传达命令用口头，展玄信口乱说，竟然被他说中了。

曹足道：“老大，你看如何？”

曹石想了一想，道：“别忙，让我再想……”

话声未落，忽听一人大声叫道：“大事不好，老钱和老程不知被何人所害，都死在走道中！”

曹氏兄弟一听，脸色一变，曹足愤然道：“必然是这小

曹石道：“那么老夫问你，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展玄道：“在下游山玩水，无意间撞到此地来的！”

曹石愤然道：“你这是乱说，先前说是奉命而来，此刻又说是游山玩水，谁人能信！”

展玄双手一摊，道：“不信算了！”

曹足道：“老大，据小弟看，这小子是那番邦女子的手下，那是不会有错了！”

曹石点点头道：“九成有这种可能！”

曹足道：“那番邦女子既能派他来，显见她们已发现咱们的行踪，不管怎样，咱们都留不得这小子！”

曹石道：“老二，你的看法不错，我也正有此意！”

曹足道：“那便待小弟把他收拾了！”

说着，大步走了过去！

展玄冷笑道：“只你一个人上来吗？”

曹足怒道：“难道你还嫌不够？”

展玄哈哈笑道：“在下久闻天煞双剑与人动手，向来都是两人同上，这回怎么啦，阁下挂单了？”

曹足嘿嘿地道：“与你这小子动手还用咱们兄弟联手吗？”

展玄哼了一声道：“大话说满了，少时两人再上，那就不好意思啦！”

曹足大吼道：“你这小子尽狂吹什么？看掌！”

“呼”地一声，一股飓风已直拍而出！

他原本不愿使用全力，因为受到展玄言语相激，一怒

之下已用了十二成力道，狂风翻卷，声威甚为骇人。

展玄大笑道：“阁下擅长使剑，如今易剑用掌，正是舍长而就短，你输定矣！”

大笑声中，亦自一掌挥了出去，两股劲力相触，只听“轰”然一声，曹足晃了两晃，展玄更是纹丝不动。

曹石惊道：“原来这小子还有两下子，老二大意不得！”

曹足点点头道：“我知道！”

曹石想了一想，道：“此人年纪轻轻便有这等功力，难道江湖上又出现了新人？”

曹足道：“除了一个展宗汉外，未闻江湖上有什么新人！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展玄老气横秋的道：“你老爷叫展玄！”

“展玄？”曹足皱了皱眉头，道：“你可是展宗汉？”

展玄笑道：“展宗汉是在下弟弟！”

老二曹足哈哈笑道：“那好的很，展宗汉是皇上所要之人，如今只要把你擒住，就不怕你弟弟不就范了！”

其实，他哪里知道展玄就是展宗汉，展宗汉不过是展玄的别号而已，展玄刚才说展宗汉是自己弟弟，不过有意逗他而已。

曹石也不知道这种情形，说道：“赶快擒住他！”

曹足点了点头。

展玄晒道：“在下刚才不是说过，你们这些统统上！”

这完全是用的激将之计，曹石听了怒道：“小子你狂什么？老夫弟弟已够收拾你了！”

展玄道：“咱们不妨把话说在前面，假若令弟不敌，你是不是准备插手？”

曹石哂道：“你是什么东西？舍弟怎会敌不过你？”

展玄道：“在下说的是万一！”

曹石奸滑道：“那么到了万一再说！”

展玄哈哈笑道：“与其以后联手，还不如现在联手的好！”

曹足骂道：“好小子，大话都让你说尽了，看剑！”

只见银光一闪，一道森寒剑气已刺了过去。

展玄步子微侧，宝剑跟着出鞘，“刷”地一声，反向曹足腕脉挑去！

他的剑式出手在后，但是这一招正是一记后发先至的妙着，一剑杀出，反而比曹足快了一步。

曹足心头一惊，招式忽变，左三剑，右三剑，招式越攻越快，而且剑剑都不离展玄的要害部位！

展玄喝道：“好剑法！”

蓦地也是一变招式，剑幕忽然爆裂而开，接着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响起，场中两人骤然为之一分。

曹足倒提着宝剑，肩头上流着鲜血，他的脸色也很难看，再看展玄时，却是丝毫无事地站在那儿。

曹石惊道：“老二，你受伤啦？”

曹足摇摇头道：“不碍事，这小子剑法好快！”

他寒声说出，拿出金创药敷在肩上，止住了血。

曹石寒声道：“还能动手吗？”

曹石道：“大概不碍事！”

曹石“嗖”地抽出了宝剑，道：“说不定咱们兄弟只好一起上了！”

展玄晒然道：“在下老早就料到有此一着，天煞双剑原是形影不离，走孤挂单那就不成气候了！”

曹石大吼道：“小子你少卖狂！”

手中宝剑疾挑而起，直奔展玄命门大穴！

只听展玄长笑一声，反剑一拨，这一剑以攻代守，曹石不还招根本不行，但，他偏偏就没有还招！

展玄心想这倒奇了，目视曹足，曹足果然看见手上的剑自半腰斩了下来。

这一招的杀着自是无与伦比，展玄愤怒地起腿，“当地”一声，把曹足荡开！

曹石沉声道：“上天下地！”

曹足应道：“无所不能！”他身子在半空仍未坠下，突然天马行空般跨出两步，宝剑反甩，那雪亮的剑刃又自中路飞斩而出！

地下的曹石更是毫不怠慢地连出两剑，那两剑正是从一前一后而发，刚刚把所有空位都填得满满的。

天煞双剑果然名不虚传，尤其两人联手，更是配合得天衣无缝，滴水不进！

展玄骤然感觉到这种压力几乎是前所未见，于是手臂一掷，身子斜掠，在一瞬间反手连挥三剑！

这三剑拿位之准，真是匪夷所思，以天煞双剑那等招

式亦不敢轻攫其锋，两兄弟只得变换招式，以一正一反相继猛攻下去！

展玄自然也以狠招相搏，双方都是精妙招式迭出，转眼互攻二十余招。

像这种打斗真是天下少见，尤其以天煞双剑合攻一人，此事若传了出去，怕不会天下震动才怪？

天煞双剑自出道以来，可说从来没有人在这两兄弟手下走过二十招的，今天展玄不但走过了二十多招，反而招招都争取主动，更是他俩兄弟做梦想不到的事！

敌我双方已攻三十多招，情形依然如是，天煞双剑大感不耐，厉啸连声，凶猛杀招连番而出。

这一来，展玄所受的压力骤然加紧，他陡然一声大喝，剑招弯曲而起，原是一记剑式，却忽然分出两点银光，快得不能再快的洒向曹氏兄弟！

这一招，正是他把诸仙导引第一式“李老君抚琴”用到剑招上来，哪知威力却无与伦比！

只听刷刷两响，曹氏兄弟一齐暴弹而退。

两兄弟都是眉心中剑，手中的长剑也是摇摇欲坠！

曹石颤声道：“他……是全真弟子……”

曹足道：“大哥，你没事吧？”话刚说完，“扑通”倒了下去！

要知他刚才肩头中剑，如今眉心又中一剑，这两剑所中部位虽有所不同，但后一剑却是致命杀着，以致他忍受不了，倒地而亡。

来了？”

右边道者道：“是啊！师弟当心些。”

说话声中，那人已来到临近，却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那老者朝这边一望，高声道：“前面是哪位道士把路？”

左面道者疾步跨前，宏声道：“贫道天心与师兄天机在此，敢问施主有何见教？”

那半百老者道：“老朽公孙举，有烦通报贵派紫真掌门，便说老朽求见。”

天心道长心头微微一惊，祁连双煞公孙举和公孙护兄弟，一向形影不离，如今只有公孙举到此，那公孙护却不见踪迹，亦不知是何用意？

他念头一闪，当下说道：“公孙施主来的太不凑巧了！”

公孙举道：“为何太不凑巧？”

天心道：“敝派掌门已在坐关，老早就有法谕交代下来，不见外客，公孙施主还是改日再来吧！”

展玄一听，暗想这天心道士未免太不诚实，我刚才来求见紫真道长时，他只说时间太晚不见客，如今又说，紫真道长正在坐关，不见外客，本想说破，可是忍了一忍，没有说出来。

公孙举道：“老朽实有急事，无论如何也请通报。”

天心朝展玄一指，说道：“这位施主也说有急事欲见掌门，施主亦如是说，抱歉得很，掌门既有法谕不见外客，便是天塌下来，贫道也不会回去。”

公孙举既有“煞”名，性子和手段显然亦如此。

但他此刻却意外忍了一忍，拱了手道：“道士说的也许是实情，可是老朽……”

天机朗声道：“别说啦，便是天塌下来也不能替你通报！”

公孙举不禁勃然大怒，哼道：“老夫好言相求，你们反而搭起架子来了，哼哼，你们不替老夫通报，老夫自己就不能去见了么？”

说话声中，一步跨了出去。

天机手臂一抬，“呛”地一声，已把宝剑拔了出来。

天心也不敢怠慢，适时拔出宝剑，道：“武当岂是容人撒野的！”

天机道：“师弟，咱们怎么也不能让他闯进去！”

天心道：“当然。”

公孙举道：“你俩有本事便出来拦一拦！”

向前一冲，直向山头奔去！

天心哼了一声，刷地一剑封出，喝道：“回去！”

公孙举早已有备，手腕一翻，便抓天心的宝剑，冷然道：“只怕不见得！”

他这一抓之势十分快捷，天心不得不撤剑后退，但他退也不是真退，一退又进，剑招反而更加凌厉！

公孙举答道：“就凭你这点本事，也敢阻拦老夫？”双手一阵乱抓乱拍，可是一招一式无不是精妙之学，天心力敌数招，便感到有点不支，天机见状，大吼一声，挺剑加了上去。

武当两名道士联手，才堪把公孙举挡住，而公孙举招式怪异，在两人联手之下，仍是攻多守少。

展玄暗想，他们在这里打，我又何必站在这里旁观，还是先办正事要紧。

念头一闪，呼地飞掠而上！

待天机和天心发觉想追赶时，一方面两人被公孙举拦住脱身不得，另一方面展玄也去得很远。

展玄奔行不久，转过山角，只见一块石碑矗然而立，上面大书“解剑岩”三个苍劲大字！

展玄怔了一怔，心道：“向来解剑岩都有人看守，为何今夜竟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忖念之际，他似乎听见不远之处有人声传来，他赶紧将身子一伏，隐入一旁草丛之中。

说话的有两个人，那两人走到面前高坡之处，便把身子停下来，右边一个道：“怪啦！怎么还没见人来？”

左面的道士道：“也许时间还没到吧！”

右面道士道：“虽然时间不到，但今夜之事不比等闲，一点也马虎不得，大家总是还得商量商量，师兄却守得不耐烦。”

左面那人叹道：“一切都已布置好，还有什么好商量的，老实说，只要师兄一声令下，还不是马到成功！”

右面那人道：“天月师弟，你回去禀报师父，就说人还没有来，让我在这里守好了。”

天月点了点头，道：“天云师兄当心些，千万不要露了

马脚。”

天云笑道：“放心，我怎么会！”

天月一纵，向山头掠去！

展玄暗暗吸了一口气，心想：“他们在等什么？又说什么一切都已布置好，难道……”

展玄念头一闪，只觉眼前事情严重，悄悄往天云扑去。当他快要扑到天云身边之时，天云业已发觉，大喝：“什么人？”

展玄把头一伸，道：“是我！”

天云一怔道：“你是什么人？”

展玄叹道：“正是你们要等之人。”

天云脱口道：“天边一朵云！”

展玄怔了一怔，一时不知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天云叫了一声，喝道：“好小子，你敢诈我！”

喝叫声中，“呼”地一掌劈了过来。

展玄叹道：“你怎么和自己人动起手来啦？”

他意在速战速决，嘴里说着话，实在手上一点也不怠慢，天云掌风呼呼劈出，他陡然一个转身，人已绕天云身后，手臂一伸，掌心已按住天云灵台大穴。

天云脸孔一寒，颤颤声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展玄冷冷地道：“那得问问你，你们守的是什么人？”

天云咬咬牙道：“这个我不能说。”

展玄冷笑道：“难道你不要命了吗？”

天云道：“你便是杀了我，我也不说！”

展玄仰天吸了一口气，道：“不要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你们是否在等武皇的人？”

天云心头一震，否认道：“不知道！”

展玄笑道：“你这个不知道，无疑便是承认，不是吗？”

天云哑然无语，半晌说不出话来。

展玄道：“你不说便证明我料的不错了，你好好休息一会吧。”

曲指一点，点了天云穴道。

展玄念头一闪，随手解掉天云身上道冠和道袍，然后往自己身上一披，一脚把天云踢在一边，便向山上掠去。

他已来到山顶，环目一望，但见迎面一座大殿，檐前大书“武当道观”四字，大殿四周却一片静寂。

展玄暗暗吸了一口气，心想大殿之中不见一个道士，那么这些道士都到哪里去了呢？他既已来到此地，当然不便停留。

不过他的面孔太陌生，虽然戴着帽子，可是仍易被人认出来，所以他把帽子往额前拉了一拉，便向大殿走去。

忽听一人喝道：“站住！”

声音从右面响起，展玄刚才都没有发现右侧有人，一时深悔自己实在太过孟浪，只好停住。

那人又道：“你是谁？”

展玄咬咬牙道：“贫道是天云！”

因为他的身材举动和天云差不多，所以他才临时动了念头要冒充天云，哪知一到山头便走错了路。